

# 与大象一起翻山越岭的110余天

一排大象成一字型走在公路上,其中3头小象在母象肚子下面。尽管体型庞大,却听不见脚步声,行走轻盈的象群,穿梭在公路和楼房之间,悄无声息……当15头大象出现在无人机遥控器的屏幕上时,杨翔宇又兴奋又激动又紧张。

这天是2021年5月27日。离开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年多、一路北上的15头亚洲象进入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县城,在昆磨高速公路和附近的楼房间徘徊。这一罕见的现象轰动全世界。

按照云南省北移亚洲象群安全防范工作指挥部的部署,在此后的110余天里,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58名指战员分为4个组,24小时全天候监测象群,是参与北移亚洲象群安全防范工作中,唯一一支全程监测象群动态的队伍。作为“指挥部的眼睛”,监测组获取的象群位置坐标、活动实况、周边村庄分布等数据,对指挥部研判象群活动路线、超前防范、疏散转移群众、科学投放食物、成功阻止象群进入人群密集区域等至关重要,为“盯象、管人、理赔、助迁”提供了精准依据,也为亚洲野象群北迁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。

这些常年与森林打交道的年轻人,第一次承担起了一项从未干过的工作:用无人机、红外望远镜监测跟踪世界最大陆生动物大象,与这个被称为“短鼻家族”的象群一起翻山越岭、风餐露宿、跋山涉水,共同经历了一次奇幻之旅。

## 16次与象群近距离遭遇

在执行这次任务前,杨翔宇和他的战友们只在电视和动物园里见过大象。他们每个人都带着兴奋和激动的心情而来。

然而,现实和预想并不一样。

“用无人机勘察火场时,火势运动规律相对可以作出预测。但象群有自己的判断,活动规律难以掌握,给监测带来了很大难度。”杨翔宇说。

象群昼伏夜出,监测队跟着晨昏颠倒。象走人走,象停人停,焦虑、煎熬、



追踪象群的森林消防队员



(受访者供图)

不安、担忧,各种情绪弥漫在他们心头。

白天,象群在密林间穿梭、休息;晚上,下山觅食、赶路,有时象群一晚上走七八公里。两三台无人机换电池时要交替起飞,监测队员要始终盯着显示屏,才能实时监测象群。6月,云南进入雨季,追象变得更为艰难。密林中的象群移动速度很快,在显示屏上常常消失。从白天到黑夜,监测队员要不断转场,才能继续锁定象群的位置,最多时一夜要转场12次。有时,还要带上砍刀、红外望远镜、小无人机等装备徒步进入林地搜寻象群。在深山密林里,常常没有信号,为及时向指挥部发回画面和点位,他们要爬到山顶寻找信号。这些都需要森林消防员平时练就的户外生存和辨识地图、方向的专业技能。

频繁转场途中,难免会遇到象群。110余天里,监测队员们16次与象群近距离遭遇,最危险的一次与象群相距不到5米。

更让人紧张的是,象群进村。

一天深夜,象群沿着道路缓缓进入石屏县龙武镇石岩村,指挥部对村子实施了停电措施。走在前面的警卫象一直小心翼翼地试探路线,确认安全后,后面的大象才跟进。为避免大象进入农户家,指挥部事先投放了食物,象群按照引导的路线,一边吃一边走。监测队员紧张地盯着屏幕,清点大象的数量,并及时向指挥部汇报情况。凌晨3点30分左右,象群按照投食引导的路线顺利通过村庄,大家悬着的心放了下来。

另一天夜晚,监测队在峨山县富良棚乡一户老乡家三楼屋顶执行夜间监测任务。下半夜,象群从弯弯曲曲的山路走到这户老乡家围墙外。他们立即关灯。突然,院里的狗狂叫了起来,警卫象朝着狗叫的方向转动庞大的身躯并发出嘶叫声,又长又粗的大鼻子把围墙上的砖块扫落下来。对峙了一会儿,3头受到惊吓的小象走远,其他大象也朝着漆黑的远处走去。“虽然天天在显示屏上监测大象,但近距离看

到象群,还是害怕极了。”

队员杜伟说。“突遇象群怎么办?之前脑子里会想出无数种应对方法,但真与大象相遇时,只有一种状态:未及反应的蒙圈。”队员肖志雄说。

与象群的交往中,他们总结了突遇象群“五步法”:冷静,不对大象进行驱赶、引导和伤害;观察,看大象是否卷起或扬起鼻子、竖起耳朵,有没有生气迹象;避让,找准时机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象群的行进路线;稳控,一边撤离一边控制无人机滞空飞行,掌握象群动态;预警,第一时间将象群位置坐标通报指挥部和周边人群,使人象保持安全距离。

不仅如此,在对“短鼻家族”的监测观察中,不少队员成了“大象通”:逐渐熟悉每一头象的体态、性格、爱好;通过地图标绘了解它们的行动轨迹,判断出它们喜欢什么环境、走什么道路、将会去什么地方寻找食物。这些观察,在遇上雨天、大风天气,找不到象群时,对地面搜寻起

到了极大的帮助。

## 朝夕相处的日子 被大象深深吸引

“听说象群要离开我们村了,有点舍不得,过来看大象最后一面。”在石岩村村委会,围观队员们监测大象的村民中,一名妇女叹息着说。

“短鼻家族”的旅行,给经过的村寨带来了损失,也带来了欢乐。大象、指挥部、各种工作人员、无人机等都成了村民的谈资。“大象来啦!吉象到啦!”“大象在我家的田里”“哈哈,你们家多幸运啊”。他们团团围住监测队员,询问和讨论象群的活动方向,就像看体育比赛直播一样热闹。

好奇热心的村民,也一路温暖着追象的监测队员。

一天凌晨3点多,象群行进的速度很快,监测组转场来到易门县十街乡着母旧村,无人机的电池快用完了,队员们正发愁,路边一户人家打开门,热情邀请他们进屋充电,还端来热水,拿来衣服。“我们听到无人机起飞的声音就知道是你们来了”。

另一天,一位大姐看见监测队员在寻找无人机的起降点,便邀请他们进家,“在抖音上看过你们的故事,我家随时欢迎你们”。但她家的楼顶窄,无人机起降不方便,队员们只能另外寻找地方。大姐感到很遗憾,“没能帮上队伍的忙”。

7月14日,象群进入石屏县龙武镇,正赶上哈尼族的“扎扎节”。为不干扰象群,哈尼族同胞放弃了集会欢庆、点火把、吃村宴等传统活动,把自家地里的芭蕉树砍了满满一车,送到山上给大象吃;同时,也给监测队员送来糕点、火龙果,让队员和象群一起过“扎扎节”。

“村民的热情,让这段追象苦旅成为美好的记忆。我们也乐此不疲地给村民讲述大象的故事。”队员黄楠翔说。

这是一个快乐的大家族,无论风吹雨打,还是夏日炎炎,它们总是欢快地把鼻子卷起来上下甩动;喝水的时候,吸一鼻子水,然后喷到其他大象身上;

它们最爱玩的游戏是用长长的象牙打象牙战。有时打过火了,其他大象会来劝架,最终让它俩停下来;路过村庄,有时小象会用鼻子抬着水管到地里乱浇水,有时它们会和鸡、羊玩一会儿;吃饱喝足就在地里你追我赶、滚一身泥。

这也是一个相亲相爱的大家族。爬坡时,大象用鼻子推着小象;洗澡时,大象小心翼翼帮助小象。一次,4头象不慎掉入田里的一个水塘中,其中有一头小象。水塘中的两头成年象用力将小象推出水塘,然后,3头大象合力把水塘边的土刨开,形成一个斜坡,最终脱离险境。在这5个小时里,其余10头象一直在池塘边徘徊、警卫、等待。

当然,照顾这群大家伙绝非易事。

有时候,烈日当空,队员们汗流浃背,象群却在甘蔗地里享用着甘蔗,而且只吃秆、不吃叶。时而卷着甘蔗玩耍,时而用鼻子把甘蔗卷进嘴里,闭着眼睛享受甜美的“午餐”;有时候,狂风暴雨,队员们变成了落汤鸡,湿透的衣服粘着皮肤,在苦苦寻找几小时后,却发现象群躺在茂密的枝叶下,集体酣然入睡。即使象群休息,队员们也不能休息,象群有可能睡一个上午,也可能短短一会儿就起来活动。在树林里,蚊虫倾巢出动,队员们和象群同甘共苦,大象可以扑腾着大耳朵驱赶蚊虫,队员们却无计可施,每个人被叮得体无完肤。

队员们发现,跟着象群转场,翻山越岭,有时大象举着大鼻子向无人机打招呼,但在寻觅食物、选择路线时,大象会先侦查、后行动,时时刻刻护着小象,尽量避开人群。比如,5月27日进入峨山县城时,象群就选择了一段最窄的城市道路作为路线。

在和象群朝夕相处的日子里,队员们被大象深深吸引。3个月前,他们看见小象步履蹒跚,像刚学会行走的幼儿。3个月后,小象学会了在泥地里打滚,对着天空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叫声,队员们惊讶于它们成长的迅速。“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灵性和美好,多了一份敬畏之情”。

(据《中国青年报》)